

徒骇河边是家乡

◇ 刘晓东

徒骇河在茌平区韩屯镇境内稍稍拐了个弯,我的家乡就坐落在这个弯的北边。

小时候,我不知道徒骇河是历史上禹疏九河之一,在历史上赫赫有名,只知道徒骇河两岸是小伙伴们的乐园。记得有一次,我听到大人们在聊黄河,就凑过去傻傻地问了一句:“黄河有徒骇河宽吗?”父亲摸着我的头说:“孩子,等你长大了走出去,就知道黄河有多宽了。”

几十年过去了,我还是不知道黄河究竟有多宽,也没有亲眼见到过黄河咆哮的壮观景象。徒骇河就不同了,它就在我身边。宽阔的河面,清澈的河水,翠绿的芦苇,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小鸟和数不清的鱼虾,随时欢迎我到来。

徒骇河岸边有一个扬水站,村民们从河里抽水浇灌北岸的土地。柴油机冒着烟,铆着劲,通过埋在地下管子,把徒骇河水送到田间地头。浇地的时候是大人最忙碌的时候,他们光着脚拿着铁锹,沿着沟渠不停地查看,连饭都顾不上吃,生怕出现漏洞,浪费宝贵的河水。小孩子们则围在扬水站的进水口,拿着自制的网兜抓鱼。那时候鱼虾真多呀,几乎每捞一下,都能捕到鱼或者虾,偶尔还会抓到乌龟,引来一阵欢呼。我们弄得满身是泥回到家,疲惫不堪的大人往往会黑着脸批评我们不懂事、不注意安全。而当厨房里飘出浓浓的鱼香味时,我们又会高兴起来,因为那是对辛劳了一天的大人们最好的犒劳。

农村的夜晚是安静的,除了远远传来几声狗叫,就几乎没什么动静了。村里人最盼着看电影了,看电影的时候,几乎是男女老少一起出动,学校偌大的操场上全是板凳,天还没黑就坐满了人。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等电影,小伙伴们百看不厌,在我们村看完,隔天再跑到别的村去看。去外村看电影要经过一大片庄稼地,漆黑的夜晚,穿行其中,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,特别是如果耳边冷不丁地响起一声猫头鹰的叫声,汗毛都会竖起来。为了壮胆,我们就一边大声说话,一边狂跑。渴急了,就到路边人家家里找水喝,用瓢在水缸里舀起凉水直接灌进嘴里。那时候的水可真甜啊,一下子能甜到心里。

前几天回了趟老家,面对已长满荒草的庭院,我感觉到的不是凄凉,而是亲切。如今,父母老了,老到连正常走路都觉得困难。他们经常念叨老家,念叨老家的人和曾经发生的事。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,父亲、母亲陪伴我和姐姐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,又送我们展翅高飞。他们为这个家遮风挡雨,呵护我们健康成长,就像那默默不语的徒骇河,一直在流淌,养育着两岸一代又一代人。

游东宛园

◇ 韩英民

今年国庆假期,受同学之邀,我和爱人赴临清东宛园游玩。因时间仓促,我们走马观花,只看了个大概,却深感东宛园“火了”。

10月3日下午2时30分,我们一行10人开启临清之行,大约一个小时后到达东宛园。东宛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秩序井然,景点外的路两旁规划了许多临时停车点,不用跑很远的路就能停放车辆。为避免游客拥挤,入口有一个用铁架子搭起来的“回转头”。铁架子用大红绸缎包裹着,既美观,也象征着东宛园“红红火火”。

走进东宛园,一座座独特的建筑、一处处漂亮的景观映入眼帘。里面有廊桥、亭台楼阁、假山,有奇花异草和参天大树,有电影院、剧院、娱乐广场,有民俗博物馆、美食一条街、画廊,还有很多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,给人很喜庆的感觉。景点布局合理、错落有致,真是太美了。

我们先奔游船而去。上船后,我们几个好友在船舱里面对面坐

着,孩子们在船头欣赏美景。我们谈过往、谈人生、谈发展、谈未来,既兴奋又激动。

回到岸上,孩子们闹着去儿童游乐园玩,我们只好跟着去。在游乐园,孩子们爬上爬下、钻来钻去,玩得非常尽兴,直到玩完所有项目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游玩时,我禁不住诱惑,买了蜜三刀、江米条、芝麻饼等糕点,尝了一口,还是久违的味道。大人和孩子们都很爱吃,你一块、我一块地吃起来。像这样的临清特色小吃,东宛园美食一条街应有尽有,可以尽情享用。

随后我们来到了电影院,我领着两个孩子看了4D电影《猩猩矿山》。电影虽然短,但精彩刺激。从电影院出来北上,我们来到东宛园的制高点崇政殿,抬眼一望,东宛园的景色尽收眼底。向北看,方才知晓东宛园建在一片湿地之上,既美化了环境,又造福了人民。

一转眼天就黑了,从崇政殿

下来,我们一行直奔酒店,品尝临清名吃“八大碗”。我们一边品尝美食,一边开怀畅饮,不一会儿就有了醉意。酒足饭饱,我们离开酒店,再次来到东宛园时却惊呆了:一是游客摩肩接踵,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毫不为过;二是东宛园的夜景太漂亮了,不同颜色的灯光交织在一起,点缀着夜空,如梦似幻。

晚上8时许,我们进入笑笑生大剧院,观看名家名段京剧演唱会。令人惊喜的是,我仰慕已久的著名京剧演员康万生先生就坐在台下的一张桌子旁。我发现后,急忙走过去说明情况,提出了合影的要求,康万生先生高兴地答应了。78岁高龄的康万生先生,一连唱了《铡美案》等四个经典剧目,声情并茂、字正腔圆,台下掌声雷动。

晚上10时许,我们从大剧院出来时,东宛园依旧人头攒动、熙熙攘攘。



目前正是栾树的最佳观赏期,在聊城城区建设路、中华路、雁荡山路、光岳路两旁及运河两岸、月季公园等地,不经意间就能看到一行行栾树,嫩绿的叶、粉红的果、鹅黄的花相间,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一分浪漫色彩。
颜莉 摄

现在的学生每年都会有寒暑假两个长假,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农村学校,通常会有3个长假——麦假、秋假和寒假。

秋假一般从收获玉米开始,到种上小麦结束,大约有6周时间。那时的庄稼活基本上全靠人工,需要花费很多精力、时间,不像现在,收获玉米有专门的收割机,一会儿工夫就能收好几亩地。此外,还有玉米秸秆粉碎机、旋耕机,人们不怎么需要耗费体力。那时候,可以说整个秋假人们几乎没有一天能闲着。我们小孩子也每天跟着大人早出晚归,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,比如掰玉米、剥玉米皮等。

但秋假里不只有劳动的艰辛,还有收获的快乐。玉米、花生、大豆、红薯都成熟了,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堆满了丰收的果实,看着就十分喜人。刚收获的果实有一种特殊的香味,让人闻着垂涎欲滴。有时候,我会和小伙伴们一起野炊,寻几穗玉米、摘几把黄豆、挖几个红薯,或者在火上烤,或者埋进烧热的土块里,那种香味是平时闻不到的。

这么长的假期当然会有作业。自觉的学生会早早地完成;不怎么自觉的学生开学前一两天才会想起作业来,慌忙应付了事,当然,书写质量和正确率就不能保证了。

天气慢慢变凉,小麦种到了地里,秋假就结束了。老师和同学们的面容因为风吹日晒而略显粗糙,可由于长时间不见的缘故,再见面时无形中多了几分亲切感。

如今,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,秋假和麦假逐渐被暑假代替,成为一代人遥远的记忆。

放秋假

◇ 刘爱新